



长大后,我就成了你

循着母亲的背影, 她走上了讲台



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 张奔文(右)

本报记者 龚明黎

张奔文的童年,总是记得母亲忙碌的背影。

母亲是徐州市大马路小学学校的退休教师。1983年走上讲台,先后做过教学和后勤工作。一辈子围着学校、围着学生打转,把大半辈子的光阴都留给了教育。

记忆里,母亲永远是家里起得最早、回来最晚的人。天没亮就出门,深夜万家灯火亮起,她还在灯下批改作业、整理教案。母亲性子细致又较真,对待工作从不含糊,哪怕是一处小小的疏漏,她都要逐一核对、修改好才安心。

数十年寒来暑往,母亲凭着一股踏实勤勉的韧劲,把“认真做事、踏实育人”刻进了日复一日的琐碎里,也用无声的行动,在女儿心里种下了教育的种子。

看着她青丝熬成白发,一届又一届送走学生,张奔文渐渐懂得,教师从来不是光鲜的头衔,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。耳濡目染,薪火相传。她从小便笃定,要像母亲一样站上三尺讲台,接过母亲手中的教育接力棒。如今,她在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讲台上,稳稳站了整整十三年。从前仰望母亲的背影,如今她自己也成了站在讲台之上、守护孩童成长的师者。

时代变迁,教育也在迭代。母亲那一代人的教学,没有先进的设备、丰富的资源,靠的是亲力亲为的示范、以身作则的熏陶,用真心陪伴每一个孩子。

而新时代的教师,手握新技术、新资源,课堂更灵动、教法更多元。但张奔文始终坚信,变的是教学方式,不变的是教育初心。那份对学生的耐心、对岗位的敬畏、对教育的赤诚,早已在代代相传中扎根心底。

从教多年,第一个教师节的雨天,始终清晰地烙印在她的记忆里。那天暴雨突袭,路面积水成片,道路严重拥堵。她家离校较远,早早出门却依旧堵车,心里满是焦灼。那年她刚当班主任,带着一群刚入学的新生,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教室里无人照看的孩子们,生怕雨天里孩子慌乱哭闹、发生意外。

可当她赶到教室时,眼前的画面温暖了整个雨天:孩子们没有乱跑嬉闹,一个个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,低头认真看书。稚嫩的脸庞满是乖巧,纯粹又温暖。那一刻,所有的奔波与焦虑都烟消云散,这群孩子的懂事与治愈,便是她职业生涯里最好的教师节礼物。

岁月无声,师者有恒。张奔文感恩母亲,从不用大道理说教,却以一生践行“行不言之教”,教会她责任与坚守。

十三年讲台深耕,她始终追随母亲的脚步,温柔育人、踏实从教。

老师要有 “看见人”的眼光



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祁妍婕(右)

本报记者 龚明黎

在祁妍婕家的饭桌上,教育是永远绕不开的话题。

父母、外公外婆、小姨、姐姐,全都是老师。聊着聊着,话题就拐到了课堂上——哪个学生开窍了,哪篇课文讲得特别顺,哪个孩子最近心事重重。她就在这样的饭桌边长大,听着长辈们点灯批改作业的故事,看着他们为学生的一点进步高兴好几天。

“我看见教师这份职业不只是教书,更是点灯。”她说。

不过,真到了自己择业的时候,她并没有“理所当然”地走上讲台。她热爱文字,喜欢汉语里那些动人的篇章,更向往一种关系,陪着一群少年走过最敏感、最重要的一段青春,帮他们看见更辽阔的世界。“如果能把自己喜欢的东西,变成照亮别人的工作,应该是一件很酷很幸福的事。”

1995年,23岁的祁妍婕来到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。开学才几天,她记不全学生的名字,教案改了一遍又一遍。早读课下课,几个孩子悄悄把一张手绘卡片放在她教案本旁边。那一刻她忽然意识到,教师节不是一个仪式,是有人看见了你的付出。

这一看见,便是31年。

她曾有一个学生,沉默内向,语文课上从不举手回答问题,但周记总是写得很长。祁妍婕常在他周记后面写评语,回应他字里藏着的情绪,偶尔推荐他的作文让班里同学学习。多年后,她在街上偶遇这个学生,对方一下叫住她:“老师,我现在做了文字创作与编辑的工作。是您当年向同学推荐我的作文,我才对自己的写作有了自信;是您写在周记本上的那些评语,让我知道有人愿意认真阅读我的文字,看见了我。谢谢您。”

那一刻祁妍婕特别触动:老师能做的其实有限,未必能立刻改变一个人的成绩,但真诚的关注,有可能在多年以后发芽。

31年来,教师节也在悄然变化。早些年,学生会送贺卡、小摆件、鲜花。现在更多的是一张手写的便签、一条真诚的短信,毕业多年的学生专程回来聊聊天。有一点让祁妍婕感觉特别温暖:很多毕业十几、二十几年的学生,每年教师节都会发来祝福。教师节不再只属于在校师生,而成了一段师生缘分的回访日。一句“老师,我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话”,便是最让她动容的时刻。

在祁妍婕看来,一名好老师最重要的品质,不是渊博,不是口才,而是共情与尊重。“守得住初心,放得下权威。”

今年教师节,祁妍婕最想对学生说:“愿你认真生活、坦荡成长。”

站得比学生高, 但膝盖要蹲得下来



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 刘清华(后)

本报记者 龚明黎

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的上课铃,刘清华听了五十多年。

小时候,她就住在校园里的宿舍楼,父亲是这所学校的俄语老师,1964年从山东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来到徐州,把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方讲台。上课铃是她的起床号,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不是学生就是老师。“算是‘教门之后’吧。”她笑着说。

不过,父亲对她这个“教门之后”,并没有刻意栽培。真正让她记了一辈子的,是父亲的一句话:“你站得比学生高,但膝盖得能蹲得下来。”

那时候她还不完全懂。后来自己也站上了讲台,才慢慢明白,课讲得再漂亮,孩子一犯错你就拍桌子,他记你一辈子的是怕,不是敬。能蹲下来听一个小孩讲他那点事、还不嫌烦,比什么教学法都金贵。

1997年,刘清华正式入职,成了一名信息技术教师。从当年的“微机课”“计算机基础”,一路教到如今的编程、人工智能和创客社团。父亲教的是俄语,一支粉笔、一本教材;她教的是信息技术,面对的是代码、算法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前沿。

“父亲那一代老师,一本书可以用很多年;我这边,教材每年都在更新,技术迭代快到必须终身学习。”但她始终记得父亲的叮嘱,知识迭代再快,教育的温度不能丢。

从教近30年,有两个瞬间她始终难忘。

2008年教师节,她正在医院做手术。那时候还流行广播点歌,她无意中在收音机里听到几个高中毕业已三年的学生为她点的歌。“猝不及防,非常震惊。”她说,“正好是我做手术的时候,给了我很大安慰。”在那样一个脆弱的时刻,来自学生的惦念,让她觉得一切都值得。

还有一年带机器人社团,一个平时特别内向的男生,比赛前夜程序怎么都调不通,刘清华陪他到凌晨两点,一行一行改。第二天他拿了二等奖,上台领奖时手都在抖。后来他考上大学学自动化,回学校看她时说:“老师,要不是那晚您没嫌我笨,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能干这个。”

教师节的形式在变。从手写贺卡到短信群发,从鲜花到AI制作的电子贺卡,越来越新颖精致。但刘清华说,最让她受用的从来不是礼物,“是多年后学生推门进来说一声‘老师,我挺好的’。”

如今,父亲已经87岁了。一家人聊起教育,话题依然离不开课堂和学生。过去是父亲教她,如今,父亲也会听她讲编程课上的新变化。“一家人教的东西不一样,但做老师的那份责任感是一样的。”

今年教师节,她想对学生说的话同样朴素:“不用送花,不用剪视频,哪天路过学校,推门进来说一声‘老师,我挺好的’。不要怕,记得初心,别辜负当年第一次做项目运行时、眼睛里有光的自己。”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